



宣 傳 影 印 大 藏 經 日 記

(中)

張 慈 惠

十月十日

今天是環島宣傳團第二段行程的開始

十點鐘與湛然精舍慧峯法師及諸道友在法華寺前合拍紀念照，把各地所獻的十幾面錦旗完全拿出來，真是琳瑯滿目，我們感激各地教友對我們的美意。

攝相後，法師們帶領我們應修禪院之供養。那屆居炮臺內多年的老住持，經過多年茹苦含辛把這小巧清淨的修禪院籌建起來，現在並收容了四十多名的人眾，其克苦容衆的精神令人佩服！

午餐前，南老法師向她們開示，集合聽講的都是年紀大的老太太，老法師希望她們不要以年邁而灰心，學佛，應把握這即將逝去的光陰，勤修，才不辜負進入佛門。

飯後，老住持一定要大家合照，好像法師們能在這裡留個法像，她們的寺就會增光。

返回法華寺不久——三點，三輛小汽車已等在門外，忙着搬運行李，連從郭先生手中接到的兩封家信，也不得一看，雖然心裏是那樣急著欲知道家裏的消息，也無可如何。

小轎車疾駛在平坦的柏油路上，越過行人，貨車，丟下路旁的樹木草地，半小時後，到達了岡山警務堂。

在歡迎的鞭炮聲中，我們走進三寶殿，禮佛後，見到許多位以前

在宜蘭念佛會的道友王步有，錢景星居士等，他們仍如在宜蘭一樣，佛事總是熱心幫忙。

王居士等是在空軍裏服務，警務堂的大門，院子裏的花草樹木，都是他們今春從宜蘭調來岡山的，每天晚上來克難完成的，師父笑着對他們說：宜蘭的精神給你們帶來岡山了。

利用休息吃糖的時間開座談會，老法師及煮法師講解藏經的意義及預約辦法，他們共預約四部。是本來與戲院對坐的警務堂，是佈教最好的地點，但人聚集得太多，反而秩序不太好，小孩子穿來插去，甚至還在講臺的後面捉迷藏。

我今晚感到像很不舒服，翻譯得不太好，但師父總是說我很好，我很安心，但又不敢相信，初學翻譯的我，實在經驗還差。

十月十一日

蓬萊糖廠總經理郭來成居士夫婦，在宜蘭曾皈依過三寶，他叫來一輛大客車，邀我們遊覽大岡山，而且，聽說大岡山的龍湖庵要請法師們應供。

我們這行人馬可真不少，把一輛大客車坐得滿滿。八點半鐘出發，九點鐘就到了大崗山麓的新超峯寺。

從沒見過的高大的大雄寶殿，寂靜得像無人到的地方，本來是很大的一對木魚聲，在這龐大的殿裏也顯得渺小。常常自誇我們講堂很大的林居士，到此也得謙讓三分，

自道不及。

遊罷新超峯寺，就向龍湖庵進發，我們步行過長滿青草的飛機場，在山下休息的時候，我們的老大姐慈範像要哭了，原來她那51型的金套派克鋼筆不翼而飛，她趕快回頭去尋找。

隨路階的增加，人的喘氣聲越大，尤其是林居士，那肥胖的體，實經不起走斜曲的山路，他埋怨人家說，請吃飯不應該把筵席擺在難行的山頂上。可是老法師越走越有精神，我心裏想，我們是來參拜名山佛寺，不是為吃飯而來。

十一點四十分，到達龍湖庵，剛坐下不久，慈範回來了，進了山門她笑了，好，這一笑是喜的預兆，樂的前奏，阿彌陀佛，一切雲霧皆散，她在草原似的飛機場上，找到遺失的鋼筆。午餐的菜很好，但相信慈範吃起來更津津有味。

下午一點鐘，我們離開這獨立山頂上清雅的庵堂，抵警務堂趕緊搬行李，以原車朝燕巢鄉尖山蓬萊糖廠出發。

下汽車，又換輕便車進山，一路上所看到的都是甘蔗林，高低不平的丘陵這是這裏的唯一特色。糖廠許多的職員都是宜蘭人，對於我們這群來自故鄉的人陪覺親切，歡迎。

三棟日式的房子，專供我們居住，老法師和法師一棟，男居士們一棟，我們女眾共一棟，塌塌是招待衆多客人的最好設備。

一餐像西洋式的晚飯，大家吃得特別高興，一位黃先生飯後送來香蕉，他說：因為我們當中有幾個是他妹妹的同學，所以他很高興。在外的人，總覺得家鄉的人好，這真是一點不錯。

廠主郭居士是我們同來的愛姑的胞兄，他請法師們來時說好，是讓大家好好休息一天，因為環島佈教一個月來，大家一天也沒休息過。但已經到了，本不預備佈教的今晚，經不起他們的要求，在糖廠的運動場上又舉行佈教大會，老法師講說吃素的意義，師父勸大家不要偷盜，說謊，要奉行五戒。相信這些素質誠樸無染的工農同胞，定很容易入信得救的。

十月十二日

七點半廠主郭居士帶我們參觀此地有名的九十九個頭的大榕樹，還有甘蔗園，在這裡，亞熱帶的臺灣南部，樹木是特別茂盛，我們像是看出臺灣豐富的資源。

九點鐘我們告別蓬萊糖廠，舢舨帶着我們在爆竹聲與離歌聲中徐徐前進，雖說是一條溪流，但其水則靜如深潭似的美好澄清，偶爾看到頭戴斗笠身穿布衣短褲的漁夫，安坐竹筏的一端垂釣，釣魚雖然是殘忍的，但那優遊自在的樣子，誰能相這是個戰亂流血的亂世！

舟行兩個鐘點，到燕巢吊橋上陸，旋即搭乘包車應郭水發居士家的供養。三點鐘的火車，從崗山駛向新

營站，在這裡我們離別了相居多天的善定，慧定師，奇怪得很，半個月來，像行雲流水般的生活，每離一地，總沒有像今天感到這麼淒楚。

三點半乘新營的遊覽車，到仙草埔大仙時已近黃昏，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，有幾位尼師站着合掌接駕，法師們也向他們合掌問好。擁有前後殿八、九百坪廣闊的大仙寺，住有一百多位大眾，放下行李即往後山拜見住持開參老和尚，七十多高齡的老住持，看起來像是五十左右的人。他每天都領着寺眾開山，修路，打柴。

晚上經療養院傷患戰士的要求，在大殿前公開佈教，沒有麥克風的講演和翻譯真是費力，到九點結束時，喉嚨已感嘶啞。

十月十三日

朦朧間，「還沒起來啊！」雖沒有洪鐘的響亮，但二十四條神經都緊張起來，意識到那是師父的聲音，每個人毫不猶豫，一骨碌地爬起來。

天還沒有亮，只有幾顆殘星在天空閃爍，大殿上的晨鐘，經聲，傳遍了寂靜的山野。不知過了多久，老法師派人來叫翻譯，糟糕！臉也沒洗，牙也沒刷，只忙亂地理一下頭髮，就跑去翻譯，老法師方便善巧的開示寺眾，他們都很歡喜。天還沒有亮，就請老法師開示，因為他們早飯後就要上山工作。

六點四十分我們就吃好早飯，自上老法師起，一道兒出發遊關子嶺，兩點鐘的山路，經過兩次的休息總算到達，又一個大寺院——碧雲寺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寶殿上的對聯詩匾，離寺不遠的地方還有一

天公廟，在此地看到會翻眼睛的天公，這裡是佛教嗎？又不禁令人懷疑！

休息一會再行，九點半到了火山的火水同源，這是奇蹟，正如師父所說，水火本不相容，但此地它偏是同源，由山石的裂縫冒出，你看那一道強烈的火焰，整年不休地燃燒，而底下的山水不斷的滾開。在山旁的茶室休息，大家爭買此地的饅子，竹，木類作的東西，作回去贈送親友的禮物，紀念。

因下午要轉嘉義，所以沒有時間去關子嶺溫泉，只得提早返回大仙寺午餐。

一點七分，在許多傷患戰士和出家男女二眾的歡送聲中，我們離開了大仙寺，朝我們的新目的地——嘉義，出發。

下午三點多鐘，我們到了嘉義郊外有名的天龍寺，天龍寺是先夫龍華、金幢三神教改正過來的，從天龍寺的寺名上可以看出，現在的天龍寺，已完全是佛教樣式。住持的陳登元老居士，是當過臺灣二十多年龍華會的會長，自從四年前他皈依已經圓寂的慈航老法師以後，他就像舍利弗、目犍連一樣，一捨過去的迷妄，真正皈依佛法的懷抱中來了。他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，為人忠厚仁慈，實是一位不可多見的長者。

休息不到幾分鐘，寺裡尼師即請我們洗澡，她們的體貼照顧，使我們非常感激，因為若了解旅人者的人，每行到某一個地方，能讓他們先把手上的污塵洗淨，那種招待是遠勝山珍海味的。

九點鐘佈教圓滿，訂藏的人有五六位，但最令人感動的是我們佈

教後正在休息時，有一個小孩約三四歲，拖着他的爸爸來訂大藏經。聽說他爸爸在家本來不知道，是小孩子聽宣傳時幻燈沒有看，回去找爸爸來的。你看宣傳是多麼的重要啊！那小孩一定很有善根。

十月十四日

為便於明天出發到南投去，今天全團一起都出動，老法師訪客，師父，慈蓉，慈玉和我往朴子鎮圓光寺佈教，黃大法師和慈慈，慈範則赴監獄佈教。

我們一行四五人乘的汽車，穿過平坦的柏油路，路旁樹木不住的往後移動，十一點我們就到達圓光寺。

冷靜靜的寺中看不到一個人，牆上「歡迎南亭老法師等一行臨寺佈教」的標語是唯一的歡迎者，一位居士模樣的人，帶著奇異的眼光招待我們進內，等他看到領路的嘉義郭居士，始知是他們盼望多天忙貼歡迎標語所等待的貴賓。

因時間迫促，又逢白天是農忙時期，齊集在三寶殿上聽講的人數不多，這是此次環島佈教以來，聽眾最少的一次，我看像是沒有一百人。但師父講得頂有精神。慈蓉也講因果的道理給他們聽。後來我們就教他們唱念七音佛，三點時我們就趕回嘉義，預備晚上在地藏菴前作第二次的佈教。

抵天龍寺未及停腳，即轉赴李正平居士的款宴，李正平居士正信、正解，聽師父說他和陳登元，鐘石馨居士同為嘉義佛教最努力的人。嘉義信佛的人很多，可惜在中心區少一座規模宏大的講堂。

十月十五日

日曆上豆大的十五今天特別刺目，像隻睜大的魔眼，凝瞪着我，示意着我——為了職業，你必需回去啊！你的兩星期的假日到期了。從嘉義出發，到彰化時，我離開大家取道返家，隨着蠕蠕移動的車輪，眼眶中由潮濕而模糊，我失去看他們的勇氣，只有頹傷地坐下來。

車箱裏喧雜的人聲打斷不了我的思潮：他們已向新地南投碧山岩出發，那該是清靜幽雅的地方吧？他們到達時，歡迎的鐘聲將震遍山谷，告訴純良的人們，有人為拯救眾生而從事偉大神聖的事業到了那裏吧？雄偉的三寶殿，整齊的僧舍，想呀想，我彷彿還是置身於他們的行列。

尖銳的車笛，穿梭的人潮，蒙然間臺北到了。一抬手四點鐘啦，八九個鐘頭之久，竟如一樓輕煙，飄過去了，多麼快啊！

躺在姑媽的床上，煩惱開始侵蝕我，處長鹹鹼的面孔，定不准許我的苛求，但是羣中，文化城，「那邊的佛教是臺灣很興盛的地方，那裡有你們久已仰慕的李老居士，朱斐大居士，有蓮社裏的中慧班、文藝班、弘法班、一班一班很多的道友，中慧班並為你們準備歡迎茶會，」師父的話還那麼清晰地在耳中響着，那富有吸引力的名詞，「我必須去！我一定去！我要咬盡腦汁去想辦法！」得了這個結論，於是甜甜笑着走入夢鄉。

十月十六日

黃昏的宜蘭車站上，父親欣慰的笑聲中，我遞過去手中的皮箱，踏着輕快的步伐，回到離別了半月的家門。

媽站在特設爲我洗塵的晚餐桌旁微笑說：「回來了！哎唷！晒黑了」。

飯後圍坐小桌旁，我告訴他們澎湖的風沙，美麗的西子的晚霞，廣大無際的海洋，莊嚴龐大的新超峯寺的大雄寶殿，關子嶺的水火同源，教友們踴躍預約藏經的情形，像講故事的老人，我滔滔不絕地說了兩三個鐘頭，爸媽笑了，我也笑了。

十月十七日

人雖然端坐辦公室中，心還是在各地宣傳大藏經哩！

下班後回到家中，爸媽在計劃着定製經櫥的事。我們家中預約了一部藏經，爸爸說，一定要定做一個莊嚴美觀的經櫥子來供養。

宜蘭這個偏僻的小縣，最近像又掀起了請藏熱，本來全縣已預約十多部，但今日聽說慈範，覺相，覺生諸居士家中也決定請藏供養。

十月十八日

老法師等環島佈教，我未能從開始就去參加，中途去，未完成又回來，已經又有四天沒能跟隨老法師等各地宣傳佈教了，真是生平最大的遺憾！四天來，他們做些什麼？我一直在懷念着。後來師父的來信，彌補了我的不足，我像如獲至寶。雖然沒有告訴師父，現在我就把他的信記在下面：

慈惠：我寫這封信的地點是在田中佛教蓮社，時間是十月十八日的深夜。

我們明天十一點鐘到彰化，後天就去臺中，不管你能否再來，我總覺到我應該寫這封信給你，機關裏能請到假，可能來最好，但千萬不要勉強。

在彰化的車站，火車載着你們走了，大家想跑過去用目光送你和覺慈一人，也給車站擋住了，不是我一人，我想大家心中一直是不安。

乘了兩輛小汽車，我們很順利地到了碧山岩，呵！碧山岩真是別有天地在人間，大家都說可惜你沒有來。

碧山岩有比丘尼約三十人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，她們敲着洋鼓，口中唱着歡迎歌，在山下迎接我們。那青春蓬勃的朝氣，看了真令人歡喜。

碧山岩是在半山中，是彰化縣境的八景之一，所謂「碧山曙色」，那朝日從東方升起，聽說那綺麗的景色，很吸引一些遊人。

形容碧山岩的住家，在佛教大學畢業的如學尼師領導下，她們的生活紀律化，寺院學校化，書聲經聲，融融洽洽，只有令人由衷的敬仰。

在碧山岩住了兩天，真是樂而忘返，不是受了日限的限制，負着神聖的環島宣傳任務，真想在那邊多住幾天。

我們兩晚在月眉村，和草屯鎮佈教。草屯的佈教場面，勝過其他地方，我看那兒是一個很適宜佛化的地方，不要有富樓那麼偉大的佈教精神，只要我們肯盡佛子的責任。

我們依依的離開碧山岩是十七日的下午，到田中的時候，數百的信眾，手執小旗在車站列隊歡迎，這不算什麼稀奇，因為這些場面你都看過的，不過，很希奇的就是他們打鑼打鼓，我們坐在三輪車上，像是迎神賽會一樣。

晚上，分班佈教，我和覺慈，慈珍，慈蓉分到社頭去，老法師、美蓉二法師和覺尊，他們都留在田中。我們四人乘了來迎接的吉甫車，那天晚上佈教，聽眾之安靜，人數之衆多，從屏東來還不會見到那樣。慈珍教歌，學唱的聲音響徹雲霄，真可說「佛歌入雲霄，梵音驚迷夢」了。慈珍又唱了「鐘聲」，也博得熱烈的鼓掌。慈蓉也很好，我看她很親切的和一位老太太談話，我真歡喜。實在說，傳教者的態度就應該那樣。

十八日下午溪州臺糖總公司特派了汽油車接我們去佈教，我們在佈教前，參觀了他們的托兒所，幼稚園，醫務室，圖書室，以及半年前才從臺北疏散來的總公司的一切設備。臺糖公司，裏面像是另一個社會，裏面的員工，像是住在一個小王國裏一樣。

臺糖公司裏，陶經理，人事室周主任，農務室陳主任，鐵送室李主任，還有幾位工程師都是最熱心的佛教徒，他們有共修念佛的集會，每人的房中都供有從印度請來的佛像。最令人佩服難忘的就是他們有八個吃素的人，自開伙食，自己在總公司的宿舍後面建了一間「淨心室」，這就是他們每日素餐的食堂。佛教徒的精神，充份的洋溢在那個小王國裏。

佈教後，他們又用汽油車把我們送回田中，汽油車在疾駛中，駕駛員關息了電燈，我們的一行，我從不太暗的夜色中，彷彿見到他們都要入睡，

只有慈範在高歌，她像是在練習喉嚨，可是那聲音，和我起伏的思潮一樣。我感到佛教太要人了，要那有力的人。

我們後天到臺中，不知能不能遇到你？想到你走後，我們全國都有失去什麼東西的感覺。尤其是老法師講話，那裏再有像你那麼流利的口才翻譯的人呢？你走後，真爲我們宣傳團減色不少。

信寫到這裡，呵！忘記了，你在臺北寫給我的信，我在去溪州的途中就收到了。那是剛上汽油車，臺糖公司來接我們的一位丁居士，就把你從臺北寄來的信交給我，信封上一筆清秀的字跡，我想奇怪，臺北誰知道寫信到溪州給我呢？而且，誰寫得那麼漂亮的字呢？急忙的在車中就打開來看，我很安心，你已安抵臺北。

你的腿有完全復原嗎？念！你寫給慈慈她們的那張信箋，我已轉給她們了，在旅途中能收到親友的信，誰都是歡喜的。

老法師、煮法師、廣法師，和我們一行，都托我爲你問好。以及爲你的父母祝福。希望能在臺中見到你。

順問

康樂

十月十九日

星雲十月十八日

已不知多少次我寫了又劃，劃了又寫，找不出適合的詞句來形容我今天的歡悅。

像隻出籠的小鳥，掩飾不住內心的高興，吱吱喳喳地高唱心底的

給本刊編者的信

朱居士：

去年九月接到憲法師的信，說您叫我到貴刊替讀者服務。當時我十分高興，但是我的自信心不夠，恐怕勝任不起，所以沒有答應您，有負您的厚望，抱歉得很！

在這些日子之中，雖然我也有一點進步，可是已經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了。什麼機會呢？就是失去了沒有到貴刊去實習編排，校對，發行和入帳等一切手續。

朱居士，假使我在那時到了貴刊，學會了您的全套功夫，馬上就可以創辦一個「女子佛教月刊」出來。如果女子佛教成功的話，必定會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和好評；同時這刊的讀者一定會很多很多的，而且我們女界的信徒一定會感到很有興趣去研究和寫作。那末，佛教從此就不難興盛起來了。

然而，話又說回來了。像我這樣的淺學，佛法也懂得不多，寫出來的又不合水準，怎樣會負得起那麼重大的使命呢？照這樣，創辦女子佛刊，那不是個妄想嗎？

不過，妄想儘管是妄想，但是這種妄想也是很好的；因為妄想也可以叫做發願，有了願，就會有成功的一天。我爲了要實現它，就要拚命地去加油。

朱居士；我以爲創辦一個女子佛刊是不難的；因爲我們女界之中，也有不少的法壇健將。即如：畢俊輝、王弘法、林達堅、張清揚、謝冰瑩、程觀心、田倩君、莫佩嫻

、孫方儀、佛瑩、殊旭、廣聞、慈觀、修觀、智道、性圓、慧定、明哲、張友良、唐育玉、邱演慈、彭松貞、張玉花等等，還有很多我不認識的，或是一時想不到的，都會加入這個團體來。就用這一班人才，便足以創辦一個女子佛刊而有餘，斷不致於鬧稿荒的！

如果女子佛刊成功了，還要敬請您的太太、周王青蓮、黃王圓通、殷金秀芳、邱潘秀春、周楊慧卿、李飛雄、吳月珍、和模範母親周王倩綺、傅何篤如、郭陳姿等等大居士，做我們佛刊的董事。又請朱珊、余瑋、蕭瑩三位女畫家，替我們畫些觀世音菩薩像、摩耶夫人像和摩訶婆闍波提夫人、勝曼夫人、韋提希、散花的天女、離車之妻、光目、龍女、耶和陀羅、摩登伽、文成公主、無盡藏、總持、淨檢、龐婆、龐靈昭、呂碧城、張善慧、與及玉琳國師的醒筆等等的畫像，來裝璜裝黃佛刊的封面。又拜托宜蘭、高雄、鳳山、澎湖、臺南各處佛教團體的女同志，替我們推銷。

近代佛法已經弘揚到歐美各國去了，好像美國的薩拉乃夫人，虛老和尙的弟子詹寧士女士，最近出家的油業世家的馬大定那比丘尼和薩拉辛夫人，德國的瑪台生夫人，英國的克柔夫人，法國的龍思蓓蕾女士，巴基斯坦的閔瓦拉夫人等等，她們對於佛法都有長足的進展。我們可以推選畢俊輝居士與全世界佛教名流互通消息。把各國的佛教動態供給我們做資料，一方面可以聯絡世界各國的感情，一方面可以

轉移國內人士的視線。

要加入當地的婦女協會，用佛陀的四攝法去勸化她們，使她們來做我們的助手和後盾。這一幕的「全女行」，不是一個很合理的佛化機構嗎？

一般人說：「女人萬歲。」的確，女人本來就有一副慈和的心腸和沉着的毅力。歷古以來，教養出來的聖賢豪傑不知多少。即如孟子啦、王冕啦、岳飛啦和我們英明的領袖 蔣總統啦，都是替中華民族爭光的，那不是女人萬歲嗎？若果我們爲了下一代的佛教青年和民族正氣打算，就要趕快去搶救一般天真爛漫的小孩，不要給他（她）們中了不正確的思想，去做猶太魔王馬克斯的尾巴。

現在，我十二萬分的誠懇，希望上面所寫出來的女同志，在那女子佛刊沒有誕生以前，要研究佛法的，多多研究佛法，要練習寫作的，多多練習寫作，或是有什麼特長的，都要盡量去追求和改進，以期做到精益求精，盡善盡美。並且無論如何，要用種種的方法，促成這個女子佛刊早日實現。

朱居士，假使我到了貴刊學會了您的全套功夫，霹靂一聲，創辦起一個女子佛刊出來，就不免把貴刊的讀者吸引過來了，那不是影響到貴刊的銷路嗎？哈哈！不過，佛教或者會因此而大行其道的，也是居士的功德哩！敬頌

法喜無量

後學莫麗嫻作禮十一月八日

樂曲，我今天又可以趕上影印大藏經宣傳團的行列了。

火車裡與慈達談個不休，說到在宣傳中像媽媽一般照顧我們的愛姑，我們就哈哈大笑，談到廣法師唱的彌陀讚，我們不覺就哼起來。到彰化時，夜幕徐徐而下，我們七個從宜蘭來的男女青年，徬徨在彰化街頭，尋覓我們的目標——是否有佛教的宣傳標語。忽然黃色黑字的傳單，吸引了十四隻眼睛，像見到親人一樣，爭先恐後地圍上去看：「十月十九日在交誼廳佛教佈教大會」。

於是忘了饑餓，忘了疲勞，昂頭挺胸的邁開大步，再向前進。真是踏破鐵鞋無處覓，得見全不費工夫，慈達一聲高叫「師父！師父！」提醒大家，一窩蜂地擁上前去，一剎那是驚是喜，像迷途的羔羊回到慈母的懷抱。在不知名的街頭，我們終於尋到了不知住宿何處的他們，阿彌陀佛！

曇花堂的大殿裏喜盈盈，樂融融，嘻笑替代了每個人心中的千言萬語，連正在埋首動寫藏經圖表的廣大法師，也禁不住停筆抬頭望望這羣樂而忘形的大孩子笑說：「啊！來了！來了！」廣大法師說「喇！都來了！都來了！」繼着是哄然大笑。

軍人之友社的交誼廳內，從幾天鬆弛的生活中，我又重新步入緊張規律的佈教行列。

佈教後，師父告訴大家說，明天就是我們嚮往已久的臺中之行，我們聽了無不興奮萬分。（未完）